

初秋的歉意

林语尘

紫薇

这是很多年前的画面了：年轻的我爹，一个鸡窝头蓬乱，戴着酒瓶底眼镜、穿夹克衫的文艺青年，牵着三岁的我，在街心公园里，跟一棵树玩。

树是一丛紫薇——说“一丛”是因为它没有明显的主干。三五根粗细差不多的杆子，彼此簇拥，在离地一尺多高处就开始分枝、生叶，每根枝条最顶端，都开着一团紫红色的花。树丛与成人身高相仿，并不高大，但对幼小的我来说，枝头那些花朵，已经需要仰望了。草地上触手可及的蛇莓、婆婆纳和蒲公英，才是我熟悉的玩伴，紫薇花远远探向天空，看起来完全没有陪我玩的意思。

阿爹让我伸手去摸摸它的枝干：跟其他树木很不一样，摸起来光溜溜的，像没有树皮。我一边摸，一边顺着指引，抬头一看——随着我轻碰树干的动作，那些远在高高枝头的花朵，竟然像被逗笑了一般，全部微微颤抖起来。

好有趣！我无师自通地拿出了大人呵我痒痒的动作，对着枝干一顿乱挠，整棵树顿时从“轻笑”变成“大笑”，花枝乱颤。看上去很有距离感的人突然忍俊不禁，笑成一团，那距离感也就瞬间冰消雪融了。我惊喜地认识了这位新玩伴，并且从此以后，这么多年，见到紫薇树，总忍不住要伸手挠一挠，就像见到老友，总忍不住使坏逗逗他。他见到老友，总忍不住使坏逗逗他。

后来在书中读到一句话：“能跟一棵树做朋友的人是幸福的。”回想起来，父母自从我来到这世上，就在我成为从一个离幸福更近的人。而因为我这样的父母，也早已身在幸福之中。

白居易也曾将紫薇花当作朋友，相对静坐在静谧的黄昏中：

丝纶阁下文书静，
钟鼓楼中刻漏长。
独坐黄昏谁是伴，
紫薇花对紫微郎。

北京地安门的雁翅楼，开了一家中国书店。初秋时节从店里逛出来，门前就是一排矮矮的紫薇，正开着花。在传统建筑映衬下，紫薇花的古典之美格外鲜明。毕竟除了副纱织模样，有工艺品般的精致。《红楼》里，薛姨妈给贾雨村送来“宫里头作的新鲜样法，拿纱堆的花儿十二枝”，我想象的，就是紫薇花的模样。

这精巧的花，衬碧瓦朱甍的景，明明富丽，却又暗藏着一种寂寞气息，使人联想深宫禁苑，长日寥落，无数不被珍惜、抛水而去的青春。紫薇花期很长，在夏秋之间，持续三四个多月都见到花。太常见、太理所当然，也就容易被忽略了。有的年头，一夏天浑浑噩噩、生计奔忙，等蝉声消失、初秋来到，才想起，该去看看紫薇花。这种时候，就忍不住对这位老朋友心生歉意。

木槿

晏殊有一首《清平乐》，写一个平常的秋日黄昏：金风初起，梧桐叶落，小酌后带着微醺，一觉睡到了夕阳西下，感受到鲜明的秋凉。“紫薇朱槿花残。斜阳照阑干。双燕欲归时节，银屏昨夜微寒。”

我很喜欢长长的午睡。闲眠之日，要么不睡，要么就一觉睡掉整个下午。松弛而充分地醒来时，往往正看到暖橘色的余晖铺在东墙，“斜阳照阑干”的景色。因此读这首词颇感亲切，对其中描写的风物，也深信不疑——觉得紫薇与槿花，就是天经地义的搭档，夏秋时节园林中，就该有此一景。

儿时对词中的槿花只有字面理解，以为就是华南很常见的朱槿（扶桑花）。可是扶桑花大红热烈，充满热带风情，适合招摇在竹楼边，或在阳光海滩上与草裙共舞，却很难想象它立斜阳、倚阑干。况且，作为典型的南国之花，扶桑喜欢炎热气候，真的能生长在汴梁的园林里吗？

来到北京，恍然大悟。晏殊笔下，初秋与紫薇同戏的，应该是江北随处可见的木槿花啊。

在北京的绿地里，木槿常与紫薇相

俯仰天地之间的读书人

——我所知道的“俞大维文库”

傅月庵

“年轻时，看书看不懂，以为自己脑子有问题。等年纪大了，看书看不懂，认为书有问题。”

陈寅恪跟俞大维是姑表兄弟，俞要叫陈的母亲“姑妈”，她嫁给了有名的诗人陈三立。后来，俞大维娶了陈的妹妹，也就是表妹陈新午，姑妈变成了岳母。俞大维说他们俞家跟陈家“两代姻亲，三代世交”是这样来的。传统称这种事叫“亲上加亲”，特别亲！优生学则说这是近亲联姻，很不好！日后俞大维果然尝到了苦果。

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

俞大维还说他跟表哥陈寅恪“七年同学”，这七年里，两人同窗共读，笔砚相亲，说诗谈词兼论经史，从美国哈佛大学一路读到了德国柏林大学，那是1918~1925之间的事。1921年，两人到了柏林，那时陆续来到柏林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不少，赵元任夫妻、姚从吾、傅斯年、毛子水、罗家伦等都是。后来跟俞大维妹妹大绥结婚的傅斯年曾告诉毛子水说：

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，一是陈寅恪，一是俞大维。

有趣的是，无论陈寅恪、傅斯年、毛子水、罗家伦，好像都不在意学位，没读完就走人，反倒是俞大维读出名堂，柏林大学看上他，希望他留下来教书，他却说：“考虑！考虑！”委婉拒绝了。日后回忆在柏林这段时间，“我自认是读书读得最好的人”。——俞大维一辈子有自信也活得自在，他说这话绝非吹牛，即使考虑到吴宓所说“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，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”，他还是觉得自己行！

俞大维到底读得有多好？举个简单例子：他在柏林时，读哲学也读数学，当时爱因斯坦在柏林开课讲“相对论”，他跑去听了两星期，日后曾写了一篇《数学逻辑问题之探讨》(Zur Grundlegung des Klassenkalküls)，投稿到爱因斯坦主编的《数学现况》，算是两人间接互动，也成为在这本著名刊物发表论文的第一个中国人。相反地，估计应该是跟他一起去听课，同样有数理背景也嗜读如命的毛子水，听了半天，无太大回应，只在许多年之后回忆说：“爱因斯坦讲课精彩极了！”

俞大维能读书，不仅柏林大学，就算在哈佛大学也一样，“三年十二门课，通通都拿A。”还说：“尤其是考试，好玩极了。”考试有什么好玩的？“大考大玩，小考小玩，不考不玩。”这是他半开玩笑说过的话，多半的人却只记得前面两句，忘了第三句，他因此特别解释：

这是我从前曾祖父曾文正公将书房取名“求拙斋”(一说“求阙斋”)所得到的启示：从中学到大学，虽有教师称赞我是天才，但是我不管有才无才，都是终日不倦地用功做功课。一个学生如果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才用功读书，不可能把书读好。别人只看到我大考大玩、小考小玩的一面，没有看到我“不考不玩”——终日不倦用功读书的另一面。

成了一名专业读书人

俞大维能读也爱读，他虽自称“前半生打铁，后半生打仗；我只是蒋公手下一名埋头打铁的铁匠”。但其实，他嗜读如命，打铁、打仗都不忘读书。他在金門的时候，总带着一本圣·奥古斯汀的《忏悔录》，随时翻翻。1965年辞掉军界职务，不打铁也不打仗之后，直到1993年过世，足足28年的时间里，更成了一名专业读书人，成日埋首书堆，大读特读，什么都读，读到“愈读愈觉得无书可读”的地步。

一直读一直读，最后眼睛不行，拿着放大镜也看不了书，只好“收摊”！意思是不读了。可明知不收也不行，却还是依依不舍，恋恋难离，于是想来次最后巡礼，把以前念过的再温习一遍，满足了才收摊。他的计划是每个月温习一门学问，“邀请各类学问极有成就的老朋友，相互讨论。”首先温习天主教神学，邀请辅大校长罗光主教陪他温课，接着准备请“中研院”院长物理学家吴大猷温习物理，之后还有音乐、美术、哲学、数学、文学……但他不温习军事，因为那不算高深学问。至于文学，他自己承认“我是个门外汉”。或因此也没听说要温习。

到底都读些什么书啊！？

“You are what you eat.”西洋人有这样一种说法：吃什么像什么。书籍是精神粮食，这句话当也通用，那就是

“You are what you read.”读什么像什么了。而这，或也就是“俞大维文库”让许多人充满好奇，特别想去看看的原因吧！“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、国士无双之人，到底都读些什么书啊！”

俞大维有幸，几次应邀进入台大图书馆“俞大维文库”一窥奥秘。文库在楼中楼之中，左右两间，中有窄梯可登。全部书籍一万余册，外文与中文比例2:1，目测估计数目大约是中文3500册，英文7000册左右。这个数目比我想象少，原因是有些捐赠其他单位，有些流失了，还有些家属留下，加上俞大维天性热情慷慨，老爱送人书，一送再送，当也有一些。

个人很主观估计，他的藏书量，原来应该在15000~20000册左右。比起动辄号称几万、十万的藏书家，这样的数目似乎还好而已，问题在于“能藏者未必能读”。俞大维的书却都是要读而未必要藏。整个浏览过后，粗估这些书被读过的比例大约六成左右。15000的六成是9000册，以他最专业读书的那28年来估算，因他是“练武奇才”，算他一个礼拜看完两本，那也足足得读上87年，为一算就很吓人了！若再想想他这些书，闲书或说软性的很少，多半硬邦邦，知识含量很足，一个礼拜两本，真不愧“读书种子”四字！

读书之人而非藏书之人

文库里书很多时间却很少，只能挑着看。外文部分匆匆浏览一过随即放弃，太专业了，我不懂！挑着数量少也容易看出门道的中文部分看看就好。进出几次之后约略有些心得：

顺着书架，穿梭浏览，第一印象是，俞大维是读书之人而非藏书之人，因为看不到什么好版本。线装书也有却不多。后来才知较好的线装书，家人都留下了，为数却也不算多。上焉者如是，下焉者则是书架上不时穿插有复印机装订的“影印本”，这种版本价值绝少的书，所以要印，无非要读或参考耳。从上焉看到下焉，大概可论定文库这些书绝非摆在客厅装点门面用的那种，而是用来翻读、披读、慢慢读的。

另一个证据是，俞大维有个习惯，只要是他的书几乎都会盖章，藏书印有好了

几款：俞大维、大维、俞大维藏书、大维藏书、山阴俞氏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……估计近十种，有些还会以小字签名(中文+拼音)。这是怎样的一个收藏系统？有无章法可言？哪种书盖哪种章？为何有的只盖一个章，有的却盖了又盖？若能仔细统计分析，应该很有意思，能发现出一些什么才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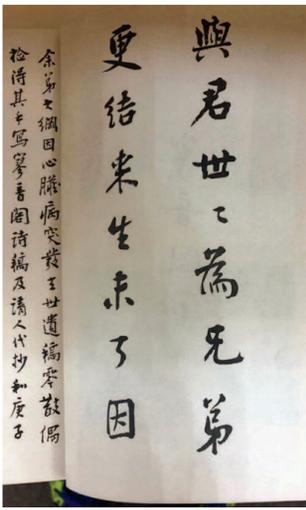
但尽管很爱盖章，却发现有些书他不盖也不盖。其中有一册是1932年上海山阴湾印书馆刊印的《国家真论》，原以为是政治类书籍，翻看才知道是南京主教批准刊印的天主教神学书籍，再一看书后还有图书馆书卡，这一来似乎能印证两件事：一是天主教神学真是俞大维年轻时便感兴趣的领域，无怪乎“收摊”时还想重温旧梦；其次是俞大维确实廉洁，一书不取，不是我的书绝不签名盖章！推测此书是1949年之前，他在上海借的，兵荒马乱带到台湾，还准备将来“反攻大陆”，亲自归还。——他不盖章，最后却被台大图书馆盖走了。

情深义重，念念不忘

“理智少一些，感情多一些，人生更快乐”，这也是俞大维的名言，骨子里他正是感情多一些的人。对于表哥陈寅恪的情深义重，念念不忘，那是众所周知的。“俞大维文库”里果然也搜罗了陈寅恪几乎所有作品，当然也包括他提供底本的台湾版《陈寅恪先生论文集》。最值得注意的是，其中竟有一本油印本，也就是最早版本的《论再生缘》！此书到底从何来？与1956年章士钊的香港之行有无关系？或两岸解禁后陈家后人所馈赠？又或者俞大维另有管道，早于1956年之前便获得？虽然封面有“大维台北戊申”等字，但真可细细研究，写成小考据，可惜时间有限，书也珍贵，不便细细翻查判断。

另一个感情外露，证明俞大维特别思念陈寅恪的是，俞大维读书，保持传统法子，重要之处都会以红笔圈点，间或批写一二短句，虽然为数很少。他却在《陈寅恪先生文史论集》(上卷)这本书的扉页用红笔题了“万户春风为子寿，半杯浊酒待君温”。这两句话是一副对联，俞大维的外曾祖父曾国藩写来送给陈寅恪祖父陈宝箴的，也就是俞在《怀念陈寅恪先

下图：俞大维文库(局部)
右图：俞大维书法：“与君世世为兄弟，更结来生未了因。”



沙漠公路记

荆歌

以前可能只是探险家才会冒险死进入的塔克拉玛干沙漠，如今其实已经不再神秘。沙漠公路上不仅有车辆来来往往，而且还能看到戴着头盔的骑行者。它甚至成为了一条网红自驾路线——穿越“死亡之海”，行驶在茫茫无边的大漠沙海之中，目之所及，是起伏如凝固海浪的沙山，以及与干旱为伍的胡杨和红柳，亲临其境去看看，去把它们拍摄下来发朋友圈，确实够浪漫的。但是如果没有这条已经列为吉尼斯世界纪录的“最长的流动沙漠等级公路”，可能所有的浪漫都只能笼罩在可怖的阴云之下了。沙漠是流动的，也许就像真正的海浪，细窄的公路，一阵风便可将它无情吞噬。

为了不让道路被流沙掩埋，路边有以芦苇织成的方格固沙。每隔四公里还有一处“水井房”。水井房里住着的，往往是一对老夫妻，他们的职责，就是维护这一路段两边的植被，及时清除漫上路面的流沙。

长年住在水井房，生活当然是枯燥的，年轻人肯定忍受不了这样的寂寞。水和食物，都是每周一次由专门的货车运来。我很难想象入夜之后，守在水井房里是一种怎样的生活。据说，有一个老人，以捉苍蝇来排解寂寞。他把捕捉到的苍蝇，装在空水瓶里，装了满满一瓶。还有人跟我说了一个水井房老人

养了一只狐狸的故事。狐狸是从沙漠深处跑到他这里来的，他收养了它。不久，这只狐狸有了女朋友，并且还生下了一只小狐狸。我没有采访到这个水井房。第二天开车去找了几个水井房，都没有看到有狐狸的。难道只是一个传说吗？我觉得我应该写一个小说，写一对老夫妻，他们并非原配，他们的半路婚姻受到了子女强烈的反对，于是经老乡介绍，他们来到了这里，塔里木盆地深处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深处，可以称为“世外桃源”吗？他们曾经是那么地爱他们的子女，但是，他们现在失去了子女。他们已经不再具备有属于他俩孩子的能力了，他们便收养了一只狐狸而人的狐狸。他们把狐狸当作自己的孩子，为它娶亲，然后他们当上了狐爸爸狐妈妈。这是一个关于寂寞的故事，一个关于爱的故事。

塔里木盆地一片荒芜，但是它的地下，却蕴藏着丰富的液体和气体黄金，

那就是石油和天然气。我们平时开车行驶于路上，或者在厨房做饭，在浴室洗澡，冬日里取暖，是从不会想到这些动力能量和热量是从哪里来的。不会想到戈壁和沙漠。塔里木油田的管道，从新疆一直通往内地，通到上海南京苏州，通到无数东部的大城市。万家灯火，霓虹闪烁，车水马龙，而那能量之源，灯火灿烂之源，却在荒芜和寂静的大漠，在深不可测的黑暗的地下。

我已经忘记了那口深井的名字，手机照片显示的地点是阿克苏地区沙雅县。据说钻井将深入到的地下一万多米。这是一个令人惊到的距离。一万里就是十公里，如果人在平地上步行十公里，需走上两三个小时吧。钻头深入地下，到了这样的深度，我都担心再打下去就要把地球打穿了。

当我靠近钻井的时候，它已深入地下八千多米。每到一定的深度，钻头都会被提出来，给它接上一截，然后继续

深入。每次钻头回到地面的时候，都会带上来一点地下那一层的岩石。我征得同意，挑了几颗来自5856米深处的石子。我觉得它的神奇程度，堪比陨石。陨石是从天外飞来，而眼前这看上去貌不惊人的小石子，却带着地球深处的秘密。我想回家将它钻上小孔，便可以穿成手链，或者作为项链上的挂件。但是它的质地太过疏松，可能一钻就碎了。我还没有想好，应该怎样来设计加工，才可以将它宝石般随身携带。

我印象中的石油在地下一定是像暗河一样的，它们在很深的地下流动，甚至荡漾。事实并非如此。石油蕴藏在岩石的缝隙里，钻头钻出一个洞，地下的压力便将石油挤进洞里，源源不断地挤出来。我原以为，石油都黑得像沥青一样的。事实上，有些原油清澈透明，装在瓶子里就像水一样。若非亲眼所见，真是不能相信。

塔中，塔克拉玛干沙漠最中心的区

域。在还没有沙漠公路的时候，这里就有了机场。所谓机场，只是一条跑道，用钢板铺就的飞机跑道。虽然今天已经弃用，但它依然像一般铺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最深处，是一件伟大的大地艺术作品。我在这条神奇的跑道上展开双臂跑了起来，仿佛就听到飞机引擎的轰鸣，仿佛自己就飞了起来。

现如今自行车都能骑进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深处。当年，没有沙漠公路的时候，驶入这片“死亡之海”的，都是一些怎样的车辆？如果是车速来到沙漠车队，看到这么多巨大威武的车辆，一定会兴奋异常。说是车队，其实这些车已经退伍，傲然排列在这个地方，基本就是一个沙漠车博物馆。视觉上被震撼撼之心灵震撼，我忽然有了身处外星球的幻觉。这些与楼房一样高大的车，轮胎都高出我一头，显然是由星际大战时宇宙钢铁战士驾驶。它们当年开进沙漠，长驱直入，隆隆向前，无所阻挡，场面该是多么的壮观。

虽然这些庞然大物已经成为历史，风采却依然不减。在我们靠近它们，或者爬到它们身上拍照留念的时候，它们越发显得高大威猛，反衬出我们的渺小。它们是属于开拓者的，属于石油人的先驱，它们与勇敢和光明相匹配，它们是打开塔克拉玛干沙漠地下宝库的钥匙，是塔里木石油史诗的序曲。

筆會